

瓶中稿

楊

牧著

四十二之書叢潮



葉 珊 林衡哲主編 新潮叢書之二十四

新潮叢書

瓶 中 稿

新潮叢書之二十四

著作者 楊牧
發行人 張吉
郵政劃撥 六一六三號
出版者 志文出版社
地址 臺北市興隆路一段二七三號
電話 九三一七七八八
再 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定 價 40 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時隨可調換)

新潮弁言

我們想提供的並不是駭人聽聞的新事。在現在這個時候，所謂「新潮」，強調的是態度；我們想提供的對文化和社會的新的勇敢介入的態度。

「新潮叢書」本着「新潮文庫」已經樹立的方針做表達技術方面的修改：我們希望這是一套完全由國人動手著述的好書，而不是亦步亦趨的翻譯品。我們要採印各種文化課目裡一流的中文著作，不論是文學藝術，哲學歷史，自然科學的現代底探討和回顧都是「新潮叢書」所試圖包容的課目。我們希望這套叢書能廣泛而深入地代表這一代知識份子追求和思維的部份歷程，為你提供一種方法來面對當前形形色色的問題。

對於上一代的某些人，所謂「新潮」曾經是「西潮」，曾經等於是驟然湧來的狂浪，拍打着東方古國的陸地；對於我們來說，「新潮」並不完全如此意味。這個時代的文化是彼此撞擊互相建設的文化。我們肯定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這是從「文庫」的翻譯到「叢書」的創作所願意推展的基礎意義。

這套「新潮叢書」的對象是國內外渴求新知的讀書人。我們的野心是讓大家肯定這一代的文藝界和學術界是在不斷推進的；我們相信，除了譯介西方的作品，我們這一代的智識界也可以拿出自己的東西來。

自序

I

航海的人有一種傳達消息的方式，據說是把要緊的話寫在紙上，密封在乾燥的瓶子裏，擲之大洋，任其飄流，冀茫茫天地之間有人拾取，碎其瓶，得其字，有所反應。這顯然用在呼援求救的場合最適宜，略書荒島經緯方位及困境，是希望有人乘船浮槎來幫忙。航海史上用這種方式獲救的魯濱遜多不多，無從查考，但猜想不會完全沒有。

當然瓶中藏字，也不見得非全是求救信號不可。我設想，天下自有一種憤世嫉俗的君子人物，苦心懷晨風，局促傷蟋蟀，子夜不眠，寫些感慨美刺的文章，尋一乾燥的瓶子密而封之，長擲入海，任其飄流，但願天涯海角，茫茫宇宙，有人碰上他的瓶子，長跪讀其尺素之書，與他同掬一把傷逝憂時之淚，海濱踽踽，時常會想到這種事。天下也更可能有無賴而好事之徒，春日慨慨，閉門寫些玄奇輕薄的詩詞歌賦，也尋一乾燥的瓶子密而封之，也長擲入海。海濱踽踽，最怕的是撿到這種瓶子。

我一九七〇年暑間離開柏克萊，到麻薩諸塞州去教書，秋霜以前，也寫了幾首詩；不久即着手編輯詩集第四卷，決定不收柏克萊以外的作品，剔選淘汰之餘，只得薄薄的「傳說」一卷，全部是柏克萊的詩。其後數年，頗有波動，曾三度返臺，一度遊歐，惟大半時間住在西雅圖。西雅圖之湖光山色，本來是極有可觀的，可是一個人年過三十，他的詩是不可能因湖之光或山之色而自動生長了。我在麻薩諸塞編選「傳說」之時，冥冥間只選了三十歲以前的作品，然則，此集所收，正是我三十歲以後的詩作。

人過三十，所聞所見，莫不感慨系之。這時生命中總難免有一種奇異的衝斥力，又想突破現實的氛圍，那是一種尋覓摸索的心情，有點陌生，有點熟悉，略帶十五、六歲時之迹象，可是又不完全一樣。過去立志要追求的東西，有一部份好像已經到了眼前，不但已成事實，而且逐漸陳舊，甚至變得可厭。這其中尤其包括一些對於詩的設想和憧憬。我在柏克萊數年，結交到幾位才學非凡埋想越絕的朋友，他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雖然不是我所能够同意的，可是他們對文學、對藝術，對人生的洞察力，却為我所深深佩服。我之離開柏克萊，忽然與這些朋友相忘於江湖，

自然有一種做爲魚類所獨具的孤單感覺，血，或許因生物之特性，到底是冷的；鰓鱗俱全，也許是因爲生物的本能，終於使我在潮水和礁岩之激盪交錯中，感知一條河流，聽到一種召喚，快樂地向我祖先奮鬥死滅的水域溯游。奮鬥和死滅仍然是命運，而既然是命運，就已經是命運了。

我自己以爲，這些詩正是我於萬般無奈之中對於那個命運的試探和反擊，或至少是反映。我不敢宣稱它們一定是對於命運的反抗；如果真是反抗，則也許今日之我所耿耿不寐的思想，才是那反抗的開端。有那麼許多年，人是失落的，是受苦的，是寂寞的，因爲看不到涯岸，只是自覽存在一不可辨識的經緯度交會的黑點上，不知何以南北，自西徂東！而在更悲哀的一個層次上說，也許我並不亟思反抗那個命運。正如鮭魚之盲從那聲召喚，我的游泳，也是生物性的奔赴，奔向未知的往昔，趕赴未知的將來；四周只是一片沉寂的蔚藍。

詩仍然是最可靠的信物吧。

我今日所爲之耿耿不寐的思想，也只有在今日和明日的詩裏去揣測。這好像是諾言。
這集子裏所收五十餘首，都是昨日的詩。

我把昨日之詩彙集一卷，密封在瓶子裏，任其逐波飄流。我想要傳達的消息，不見得是觸礁覆舟的海難，故實毋庸別人鼓枻來救。我也不是甚麼憤世嫉俗的侘傺份子；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更不可能還是多愁善感的少年，這些詩大抵不宜扇面傳抄，區區草稿，

也不敢希望有人納懷袖中。詩固然是最可靠的信物，詩稿並不見得可靠，此正如舞可能是永遠的歡愉和超越的悲哀，但舞者只是舞者，謝幕下台。

3

今年夏天，我曾經單獨沿着一個海岸旅行，黃昏時到達一個小小的捕魚村，投宿在臨水的客棧上。太陽即將沉沒，我攬衣出客棧，走到海灘上，面西長坐看潮，直到星斗嵯峨浮現，風漸漸而寒冷，抖索返客棧，對着窗外一棵巨大的柏樹寫了「瓶中稿」，總結了我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四年間的睥睨和猶疑。這些詩合當歸輯成卷，乃以「瓶中稿」為題。至於秋後新作，另有名目，等待來年付梓，只是，必然地，到那時今日的詩也成明日黃花了。

一九七四·十一·西雅圖

目 次

自序	一
瓶中稿	一
第一輯：追趕	一
風在雪林裏追趕	一七
開闢一個蘋果園	一九
四季的十行詩（爲江青舞蹈作）	二二
一 秋	二二
二 冬	二三
三 春	二三
四 夏	二四
夜歌之二：雪融	二五
水上音樂	一九

讓風朗誦

三七

鵝鴨天六首

四三

一 常綠喬木

四三

二 衣袖

四五

三 水鳥

四五

四 我的女蘿

四八

五 菊花

四九

六 河岸

五一

無題的律詩

五三

情歌

五五

輓歌

五九

第二輯：十四行詩

一 四月是一片纏綿迎拒的

六五

二 血脈裏積着濃霧

六六

三 最初的斑斕準是

六七

四 這麼愉快，勇敢的……

六八

五 「今年的日曆好奇怪，才過了」

六九

六 我想用斷續的輕微

七〇

七 月光坐在我身上……

七一

八 並且傾落……

七二

九 祕密地，肅靜地信守……

七三

十 他們沿湖走，走入了……

七四

十一 要你冒着風來，穿過……

七五

十二 要你冒着雨來，穿過……

七六

十三 就這樣，在這些斜陽……

七七

十四 我覺得我，也好倦了——

七八

第三輯：穿梭

玄學……

八一

化學……

八三

經學（夢遊儀徵阮大學士祠）……

八五

神學	八七
幾何	八九
鮪釣	九一
猝不及防的花	九三
徒然草	九五
守望	九七
一種寥落（仿陶）	九九
夏天	一〇一
接觸	一〇三
霞歌	一〇五
夜歌之一：如何抵抗樹影	一〇七
秋祭杜甫	一〇九
第四輯：航向	
航向愛爾蘭	一一三
愛爾蘭	一七

波士頓・一九七〇……………一一九

九月廿七日的愛密麗・狄謹遜……………一二三

第五次車過洛磯山……………一二五

北上……………一二七

一個印度人……………一二九

幾乎之一：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在東京着陸……………一三二

漢城・一九七四・贈許世旭……………一三三

波昂・一九七三……………一三五

第五輯：林冲夜奔聲者的戲劇

〔第一折〕風聲・偶然風、雪混聲……………一四一

〔第二折〕山神聲・偶然判官、小鬼混聲……………一四五

〔第三折甲〕林沖聲・向陸謙……………一五一

〔第三折乙〕林沖聲……………一五三

〔第三折丙〕林沖聲・向朱貴……………一五五

〔第四折〕雪聲・偶然風、雪、山神混聲……………一五七

後

記

瓶中稿

一〇

一六一

瓶中稿

這時日落的方向是西
越過眼前柏樹。潮水
此岸。但知每一片波浪
都從花蓮開始——那時
也曾驚問過遠方
不知有沒有一個海岸？
如今那彼岸此岸，惟有
飄零的星光

如今也惟有一片星光
照我疲倦的傷感
細問洶湧而來的波浪

可懷念花蓮的沙灘？

不知道一片波浪喧嘩

向花蓮的沙灘——廻流以後
也要經過十個夏天才趕到此？

想必也是一時介入的決心
翻身剎那就已成型，忽然
是同樣一片波浪來了

寧靜地溢向這無人的海岸

如果我靜坐聽潮

觀察每一片波浪的形狀
並為自己的未來寫生
像左手邊這一片小的
莫非是蜉生的魚苗？

像那一片姿態適中的
大概是海草，像遠處
那一片大的，也許是飛魚
奔火於夏天的夜晚

不知道一片波浪

湧向無人的此岸，這時
我應該決定做甚麼最好？

也許還是做他波浪

忽然翻身，一時廻流

介入寧靜的海

溢上花蓮的

沙灘

然則，當我涉足入海